道德真經取善集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十一　　悲六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顧歡曰江海處下故百谷宗之王者居謙

則萬物歸之

故能爲百谷王

唐明皇曰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

爲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

○地道變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

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民子
來而不厭爾
直以卑下故能為百谷王王者歸往之義
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
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河上公曰欲在人之上法江海處謙虛欲
在人之前先人而後己也聖人在民上為
王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仰而不以為重
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

毋無有欲害之心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呂吉甫曰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爲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唯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爲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爲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樂

推而不厭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羅什曰心形既空孰能與無物者爭

呂吉甫曰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章以謙下為主江海善下故為百谷王聖人言下身後故天下樂推而不厭夫孰能與謙下者爭哉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杜弼曰肖似也不與物同故曰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蘇子由曰夫道曠然無形頹然無名充徧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註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

外有物豈得爲大乎
王弼曰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則失
其所以爲大矣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吕吉甫曰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
不肖而不知其所以大固似不肖也何以
言之大道汎兮其可左右無乎不在者也
彼其無乎不在無可疑者謂之似不肖而
不知其無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以爲
大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無物則無
所肖者此其所以爲大也若有所肖則道

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得爲大乎

王元澤曰肖者有所似道爲萬物祖故體道者物當似我我豈似物乎蓋有所似則是象彼者也象彼則彼必大而我小矣

我有三寳保而持之

唐明皇曰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治身治國也

王元澤曰凡此三寳皆俗情所謂小而乃○

至人之所以爲大也

一曰慈

王元澤曰慈主於愛愛物仁也而獨稱慈者仁則廣德以覆下於末爲戚矣老子方語其本故不曰仁而曰慈慈者父道仁之本而不假爲者也

唐耜曰慈愛也禮記曰爲人父者止於慈慈益也慈者人之本父子之道天性也人之慈孝自得於所性之中無待於外矣仁者人也以兼愛爲心去性遠矣老子方明

道德之要故以慈爲實
宣聖五常以仁爲首釋迦十戒以殺爲先
三聖雖殊以慈爲本則一也

二曰儉

顧歡曰實精愛氣不爲奢費

呂吉甫曰其行身也徐而不費以約爲紀
非儉乎

儉德之共也大禹修身以克儉爲賢文王
爲治以節儉爲化儉之爲德大矣哉書曰
恭儉惟德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顧歡曰履謙居後不爲物先

呂吉甫曰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人皆取先己獨取後非不敢爲天下先乎

王元澤曰於易則謙是也天地人神皆以謙爲貴故聖人寶之

孔聖以仁道爲本以儉讓爲德亦寶此三者而已

夫慈故能勇

王弼曰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

也

呂吉甫曰夫慈爲柔弱矣而能勝剛强是能勇也

孟子曰仁者無敵帝舜性仁形爲四罪之誅成湯克仁能勝夏桀之虐文王視民如傷可謂慈矣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勇乎

儉故能廣

顧歡曰治身愛氣則性命自延治國愛人則德化自廣

儉以修身則精神不費儉以治國則財用有餘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御註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故爲器之長

河上公曰不爲天下首先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爲道人之長也

舒王曰不敢爲天下先則物莫爲之先故能成其器長

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

矣

御註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知慈乃能勇知廣之足以夸衆而不知儉乃能廣知器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爲要則剛强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顧歡曰棄捨慈悲且爲勇敢謂負氣輕死以不懼爲勇不寶其氣而捨散其精不愛其人而廣用其力舍其後已但爲人先所行如此動入死地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御註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効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唐明皇曰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能勝固爾

天将救之以慈衛之

御註志於仁者其衷爲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鑒爲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爲先

河上公曰天将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

使能自營助也

王元澤曰三寶皆以慈爲心言天救衛之者以其慈故也

此章言道大而爲寶者三三寶之中以慈爲本故篇終言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盧裕曰士者將帥不武謂不以武凌人

呂吉甫曰士之爲言事道而以將人爲任也事道則不爭勝將人則用人之力何所

事武

若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

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善戰者不怒

御註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河上公曰善以道戰者禁邪於心胷絕禍

於未萌無所誅怒也

舒王曰不怒則善戰

呂吉甫曰爲士而無所事武則善戰者不

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固其

宜也
戰危事也善戰者弔民伐罪而已豈有私
怒以用危事而害民者哉若湯放桀武王
伐紂是也

善勝敵者不爭

御註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
以戰殺人盈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
成其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彌其
爭三者皆出于德故曰善

○河上公曰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

以德不與敵爭而敵自服

劉仁會曰德感物賓故曰勝敵兵刃不交

故曰不爭

爭逆德也不爭而勝乃爲善也兵貴伐謀

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

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

善用人者爲之下

御註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故智者爲之

謀能雖窮海内不自爲也故能者爲之役

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故辯者爲之使

河上公曰善用人自輔佐者當爲人執謙下也

纂微曰善用人者以謙不以力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帥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

是謂不爭之德

呂吉甫曰體道者不爭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不爭是謂不爭之德也

是謂用人之力

御註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無智也

呂吉甫曰體道者能下人能下人者人樂為之用而不自用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用人之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御註無為為之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

此章言善為士者不武夫不怒不爭用人

之力是不武也德則不爭力則用人故可以配天無爲而無以加矣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御註感之者爲主應之者爲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應兵爲客者也

穎歡曰在國先舉在陣先動爲主和而不唱迫而後動爲客先舉先動驕盈必危今欲順天應人以自全保旣不先舉是不爲主不得已而用是故爲客

不敢進寸而退尺

御註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

呂吉甫曰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畢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畢待驕以靜待躁皆非所敵也

王元澤曰不勇於殺伐

是謂行無行

御註善為士者不武行而無迹

唐明皇曰為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

張君相曰兵由彼起我實不行應物而動
雖行無行
王元澤曰至仁之兵有征無戰與無行同

攘無臂

唐明皇曰攘臂所以表怒善戰者不怒若
無臂可攘

仍無敵

御註善勝敵者不爭
顧歡曰仍引也人既服德則班師振旅雖
欲引敵無敵可引

執無兵

御註用人之力故無事於執兵

唐明皇曰執兵所以表殺令已愍和爲主故雖執兵與無兵同

王元澤曰雖有戰之名前無敵者故與不戰同

禍莫大於輕敵

成玄英曰內明敵前境也輕染諸塵則致三塗之禍

輕敵則幾喪吾寶

成玄英曰幾盡也輕敵則好勇而不慈廣貪而失儉好進而不退盡失前三寶

呂吉甫曰苟爲不能出於無爲知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喪吾之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唐明皇曰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

王元澤曰哀憐之心慈也慈故能勇所以勝一本作相若亦通若之言兵刃相敵之

此章言用兵出於不得已故爲客退只不敢輕敵恐喪其實故舉兵相加悲哀於人者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註道無難而易見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難有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己爾

蘇子由曰道之大復性而足性之妙用見

於起居飲食之間爾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

易則易知近則易行以其至易也非思慮擬議之所能喻所謂不慮而知也以其至近也非步驟遲速之所能至所謂不行而至也用智以知之則淺矣故天下莫能知用力以行之則莫能至故天下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

御註言不勝窮也而理爲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爲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言以無言爲宗事以無事爲君得其宗而易知識其君而易行天下不能知不能行者不知其宗與君而已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蘇子由曰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

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
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知
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
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河上公曰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
爲貴也

纂微曰至道之言有宗有君惟明者知之
故希少矣

惟知者少此所以爲貴也使淺識以知聖

人則豈足貴邪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河上公曰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藏德不以示人也

王弼曰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寶其眞也

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顯故難知而爲貴也

褐者麤㒓之服玉者精貴之寶被褐者顯麤於外和光同塵若愚若昏不殊於俗懷玉者藏寶於內懷道抱德匿名藏譽不示

於人與珉中王表者異矣莊子曰聖人懷之衆人辯以相示也此章言道易知易行然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以言有宗事有君也夫惟有宗與君是以知者少也聖人所以難知者實此道而被褐故爾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呂吉甫曰道之爲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至者也故曰知不知上矣雖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則其心

庸詎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矣

温公曰知之如不知則遠怨不知而强知則招患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唐明皇曰夫惟能病强知之病是以不爲强知所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呂吉甫曰夫惟知知之爲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故曰以

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王元澤曰病而不自知病者終莫悟矣

此章言道本無知知其不知爲上不知而用知以知之則爲病聖人之不病者知知之爲病而反乎無知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河上公曰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養神承天順地也

成玄英曰內明威刑也所謂經戒科律大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酆之刑法也言一切衆生未解眞理愛樂世法輕而行之則冥中大刑必將至矣

劉仲平曰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衆人不知畏天之威故大威至矣

有威可畏謂之威衆人不知畏天之威則

無所不爲此天之大降其威虐而禍罰所加也故曰大威至矣書曰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無狹其所居

御註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而曲士不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唐明皇曰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而生白

無厭其所生

御註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大和而無中道夭者無厭其所生故也

河上公曰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精神託空虛喜清靜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辟滿腹爲伐命散神也

劉仲平曰無狭其所居德之地也無厭其所生德之本也德之地盡性也德之本至

命也故聖人不以人滅天不以故滅命王元澤曰民性本自廣大流通而世教下衰不能使之復朴乃蹙其居之廣而使狹厭其生之通而使塞夫雖狹其居故民不淳而僞唯厭其生故民不厚而薄彼聖人不然使民逍遥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浩然之性則其有千戚者乎莊子曰狶韋氏之圃黄帝之圃堯舜之宫湯武之室此明世世下衰漸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優劣乎而居乃漸狹者所遭之時則然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河上公曰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垢
  濁恬淡無欲則精神居之而不厭也
  顧歡曰人不厭生生不厭人人不棄道道
  不棄人故曰生與人相保人與道相得
  西昇經曰神常愛人人不愛神若人不厭
  其精神則精神居之而不去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河上公曰自知己之得失不自顯見德美
  於外而藏之於內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

自貴高榮名於世

呂吉甫曰聖人自知以常而不自見以外其身知常而外其身乃所以不狹其所居也自愛以嗇而不自貴以遺其生嗇而遺生乃所以不厭其所生也

劉進喜曰保養真性不輕染欲自愛也謙卑靜退先物後己不自貴也

明以自知而不自見以矜能則其性廣而物不能蔽所謂無狹其所居也仁以自愛而不自貴以賤物則其生全而物莫能傷

所謂無厭其所生也夫然則豈至於干天○之威乎

故去彼取此

顧歡曰去彼見貴則威罰外消取此知愛則生道內足

此章言上失其大道之化民亡其性命之眞故雖有可畏之威而弗畏也唯無狹其居以盡性無厭其生以至命豈有干威者乎是以去彼見貴取此知愛亦使民廣其居而不狹保其生而不厭也聖人去取灼

可見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

顧歡曰不懼曰勇必果曰敢謂見威不懼必果無回强梁使氣殺身之術

疑六 十七

成玄英曰勇謂猛進也敢謂果決也殺謂死滅也言進必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也

羅什曰心定所行果而望得冥去邪來遂獲其罪故言殺

勇於不敢則活

羅什曰行柔弱唯善是與則獲其利言活活長生也若進心虛淡不敢貪染則長生

顧歡曰謂獨立不懼不敢有為守柔盡順活身之道

舒王曰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勇於敢以不必必之故多兵而殺勇於不敢以必不必故無兵而活

呂吉甫曰用其剛強而必於外物者勇於敢者也則死之徒是也故曰勇於敢則殺

致其柔弱而無所必者勇於不敢者也則

生之徒是已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此兩者或利或害

河上公曰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活身爲利

殺身爲害

王弼曰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

或利或害也

呂吉甫曰勇於敢者人以爲利而害或在

其中矣勇於不敢者人以爲害而利或在

其中矣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御註畸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孰從而知之

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註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註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迮是謂不爭消息滿虛物之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

善勝

唐明皇曰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於勝

不言而善應

王元澤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福善禍淫酬酢萬變無一不生

劉仁會曰寂寞無聲故曰不言有感則報故言善應

○不召而自來

御註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物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徤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繟然而善謀

蔡子晃曰雖坦蕩平夷善能謀圖善惡毫分不差

王元澤曰常易故坦然知險故善謀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御註密而有間人所爲也天則雖疎而無間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爲不

失且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者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惟聖人爲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曹道沖曰物不能逃者天網也恢大踈略物無漏者

包羅上下六合萬物不能逃其内者天網也恢恢甚大雖則踈略賞善禍淫毫分不失此章言勇於敢與不敢夫勇敢者天之

所惡雖聖人猶難於勇敢下文言天道謙虛當視以為法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

顧歡曰柰何猶如何也道德陵夷刑罰深酷則生不足懷死不足畏人不畏死本由刑政之苛如不慕大德以生人更設嚴刑以懼物民將抵冒而終不化修己奢淫則精窮氣竭萬神交落動之死地不能制情遣欲更為險行驚神

上失其道民無常心以抵冒法禁何死之畏上猶以死懼之斬鋸制焉繩墨殺焉而亂終不止則秦以下是也

若敢

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

御註天下樂其生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者有誅異行者有禁荀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也

河上公曰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爲奇巧乃應以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

傷時王不先以道德化人而先刑罰
王弼曰詭異亂眞謂之奇也

常有司殺者殺
唐明皇曰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
有司殺者殺之
杜光庭曰司主也天之養人也厚矣愛人
也至矣南宮丹籙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
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
勸俾其革惡而遷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
罪者奪筭毫分無失如陽宮之考較焉天

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人星之側以司於人此四司星者三元經所謂天之司殺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河上公曰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乃勞而無功也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河上公曰人君行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也必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其手代天殺者失其紀綱不得其紀綱則反受其殃

也

呂吉甫曰聖人以道治天下者宜如何哉常有司殺者殺勿代之而已矣何謂常有司殺者殺天網恢恢踈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殺者天之謂也刑戮者有出於好惡而不用於天討則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則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

此章言民無常心而不畏死當先化之以道不可威之以刑若民畏死而爲竒者誅

之孰敢有犯然不可以自殺而有天之司殺者若代殺之是猶代大匠斲未有不傷其手矣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二　悲七

宋　饒　陽　居　士　李　霖　集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御註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呂吉甫曰一夫耕足以食數口則奚至於飢哉而至於飢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耶

王元澤曰張官賦祿制禮用則將以富民也而責多增稅末盛本衰適使之飢而已

○幽王賦重而楚茨之詩刺魏君重斂而碩○鼠之詩作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御註政煩則姦僞滋起民失其朴

劉進喜曰有爲則政煩無爲則事簡簡則易從煩則難治六情難制由一心之有爲

呂吉甫曰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奚難治哉而至於難治者非以其上之有爲故難耶

王元澤曰任察生事將以治民而人困俗

彫巧偽彌出愈難治矣觀上古與後世即其驗也

無為而治者舜之所以為帝垂拱而治者武之所以為王帝王興成皆原於此經曰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纂儆曰賦重政煩民亡本業則競求實貨而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求養生之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驚者故曰是以輕死

呂吉甫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則奚至於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生生之厚故輕死耶

温公曰求利所以養生也而民常以利喪其生矜生太厚欲利甚勤觸刑蹈險視死輕矣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御註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無以生爲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棄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

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所以賢於貴生
貴生則異於輕死遺生則賢於貴生推所
以善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則薄稅斂簡刑
罰家給人足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帝
王之極功也

此章言賦重政煩民亡本業是以輕死此
三事皆以末傷本者也貴生則異於輕死
無以生為則賢於貴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河上公曰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强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

河上公曰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

河上公曰和氣散也

嚴遵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折也

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河上公曰以其上二事觀之則知堅强者

死柔弱者生

唐明皇曰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爲强梁者亡身失性也

吕吉甫曰道之爲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弱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形者亦以堅强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無形之道而不致於柔弱其可得乎

是以兵强則不勝

御註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王眞曰夏商之裔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遽亡王莽旣篡而旋滅符堅狼狽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敗此皆兵强則不勝之驗也

兵恃其强則必驕矜驕矜者敗亡之道也秦皇至强不二世而亡項氏暴强不旋踵而滅

木強則共

御註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共之矣

林木茂而斧斤至木強則伐而共之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御註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以濡弱謙下為表

仰觀乎天天積氣而在上地積形而在下遠取諸物木條柔而在上幹堅強而在下以此推之則堅強居下柔弱處上可知矣

是篇泛論人物皆以柔弱者生堅强者死
欲全生道者可不鑒茲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
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御註天之道以中爲至故高者抑之不至
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
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敘

嚴遵曰夫工人之爲弓也無殺無生無踰
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紘高急者寬而

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弓可抨而矢可行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

張君相曰用弓之道高者恐過故抑之令不高下者不及故舉之令不下不下不高中前期也為行之道亦務中平太高則衆所不容傷下則非議所聚抑高舉下合理源也

○唐明皇曰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

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守人故示抑高
舉下之道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御註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御註人心排下而進上虛㤩獨而畏高明
王元澤曰人道任情故不均
河上公曰人道與天道反也世俗之人損
貧益富奪弱與强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御註不虛榮獨而馨者與之不畏高明而饒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河上公曰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之

王元澤曰有道者與天合道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羅什曰得此虛通而無思無慮豈有心智而欲貴已之賢能不恃其為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無自滿之志恃為處功則見賢見賢則是以有餘自奉招損之道也

此章言天之道以中爲至故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聖人法天不恃爲處功以示其賢故受益而無損非知天者不能與此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呂吉甫曰天下之物唯水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則是柔弱莫過於水者也而流大物轉大石穿突陵谷浮載天地唯水爲能則是攻堅强者無以先之也所以然

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爲
水是其無以易之也
水隨物萬變而不易已者以其柔弱故也
人能體此雖應萬殊之變而吾心常一故
能勝物而不傷

故柔勝剛弱勝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河上公曰舌柔齒剛齒先舌亡水能滅火
陰能消陽知柔弱者久長剛强者折傷恥
謙卑好强梁

是以聖人言

謂下文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

王

王元澤曰聖人所以能柔弱者體水以爲德也受國不祥其納汙守辱之義乎引萬方之罪歸己是受國之垢獨也故爲一國之君主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也故天下之人歸往矣

正言若反

王元澤曰反於小知之近情而合於大道

之至正

蘇子由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此章言柔弱勝剛强故先舉水以爲喻後引聖人言以信之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呂吉甫曰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所生也而人欲和之不可勝解矣故曰和

大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為德善和大怨而不免於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哉

人君不能無為無事謙卑柔弱而民乃多欲好爭怨惡並興人君立法以繩之其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而和報其怨柰何姦詐愈甚而怨惡益多則安可以為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

河上公曰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為信也

陸希聲曰古者結繩爲約而民不欺破木爲契而民不違何者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也故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爾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不作

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爲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爲信合之於符契不復制之以法律於物無罰故曰不責於人是故不罰不責何怨何和

王弼曰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

而不責於人

呂吉甫曰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是乃使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道也蓋古之獻牛馬者執右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爲物主者也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於殺人則有司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爲物主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於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爲悦乎

王元澤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無事而右主權故古者分契之法如此也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爾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則聖人常受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是以終無怨莊子曰以得為在人以失為在已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之謂也記曰獻牛馬者操右券蓋獻者弃券以進是知左券乃受責者之所執史記曰操右契以責事

故有德司契

王元澤曰不從事於物而應物之合者

嚴仙曰求諸己

有德之君司察契信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

無德司徹

河上公曰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

嚴仙曰求諸人

舒王曰司徹通於事則不能無責於人不能無責於人則不能使人之無怨此其所

以為無德也

徹通也無德者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茲徹也秖所以為蔽歟故曰樂通物非聖人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註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吕吉甫曰無親而唯善人之與是亦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之道也

王元澤曰唯天無心但善則與明天與聖人同道也

此章言有心和怨不若無心司契和怨則必有餘怨司契則不責於人天道無親唯善則與是亦執左契不責於人之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河上公曰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示儉約不奢泰民雖衆若寡少不敢勞也

臧玄靜曰土地不多爲小國士卒不衆爲寡民

王元澤曰小國寡民則民淳厚蓋國大民

衆則利害相摩巧偽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

小制國則事簡寡聚民則民淳事簡民淳可以復太古之治矣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舒王曰夫民之寡則吾之用亦狹矣故小國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不用矣

王元澤曰十人所共謂之什器百人所共謂之伯器清靜之治務使民各遂其生理而不妄興作終無連羣聚衆之事故雖器

有什伯而不用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河上公曰君能為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

王元澤曰樂生遂性故重死安土無求故不遠徙

重死者不輕生也與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者異矣不遠徙者安其居也與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者異矣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註無絶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纂微曰刳木為舟以濟於水斲輪為輿以通於陸蓋適遠之用也無為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本絶往來何所乘用

張君相曰兵以討逆武以静亂上旣行道下乃好德自然從化何事陳兵內明舟輿以喻小乘甲兵以喻小智行人心安實相廢而不用

王元澤曰民自足於性分之内則無遠遊交戰之患

曹道沖曰大國不侵小國守土介胄戈矛不戰安用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王元澤曰事簡民淳故無用文契

唐明皇曰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返樸還淳復歸於結繩之用矣

疏曰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曰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結繩之世人人淳樸文字既興詐偽日漸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曰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御註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生故樂

唐明皇曰不貪滋味故所食常甘不事文繡故所服皆美不飾棟宇故所居則安不

澆淳樸故其俗可樂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王元澤曰此盡性之治民亦盡其性竊嘗考論語與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為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効可以為此也老子大聖也而所遇之變適當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之意以收斂事物之散而一之於樸誠舉其書以加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効也故經之

義終焉

呂吉甫曰三代以來至於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以質以反太古之治然詩書之所言則止於堯舜三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夫道與世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道也然則世去太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於兼三

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大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嘒管清磬而加之朱絃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墜緒而賫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亦猶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巳而火始王而金氣已生於其間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故聞古之治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

則舉大事用大衆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督稽趨留而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非得已也則不得已者常在於此而所欲復者常在彼也則其肯煩事爲以孫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不安平泰不可得也即沒而不言猶屏玄水徹疏越其孰知禮之寧儉而樂之節樂而反本復始之意乎夫聖人之言豈小補哉

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近而不交無求之至也是篇言小國寡民則事簡民淳可復太古之治自結繩而下皆太古之治也誠舉是書以化民其効可以如此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舒王曰信者性也言近於性則極天下之至順故言之信者不美夫治天下至於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老死而不相往來則治之極復收歛而歸於道故次之

以信言不美

王元澤曰信言要於道道之出口淡乎無味何美之有盜言孔甘甘者味之美者也貌言華也華者色之美者也巧言如簧簧者聲之美者也信言者以道而言也淡乎無味而非道也言無華綺而非貌也言無韻麗而非簧也此所以不美歟

美言不信

河上公曰美言者滋美之華辭不信者飾

僞多空虛

舒王曰言之美則不能近於性矣故美言

不信

王元澤曰離道而語事物雖足以美淺聞

之聽而非至論也故不足於信

善者不辯

善行道者無辯說

辯者不善

唐明皇曰空滯辯說故不善

王元澤曰言以明道而已道要不煩何用

多說孔子曰辭達而已

知者不博

御註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經曰少則得纂微曰夫知者謂知其道也明於理而知根本得其要而已矣何必博乎所謂少則得

博者不知

御註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河上公曰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

蘇子由曰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不積

王弼曰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

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王元澤曰爲人者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因其勢而利之則吾道不虧而事業彌廣矣與人者授之以道也授之以道如天生物吾未嘗費而物日以夥既云無積故又明能贍足萬物蓋唯無積乃所以能足也

曹道沖曰博施之富無盡不積之應無窮妙用日生求之不屈大施日與取之益豐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聖人不積亦虛而已虛故足以應羣實而不屈所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御註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而物實利之未始有害

盧格曰人道利於此者或害於彼天道均平故有利無害

顧歡曰善者得道以成惡者得道以化同歸乎一利而不害

天法道故春夏生之育之秋冬成之熟之是利而不害也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呂吉甫曰老子之言也內觀諸心外觀諸物仰觀諸天俯觀諸地無有不契是信也然而下士聞而笑之天下以為似不肖是不美也言之至近其指至遠是善也然而非以言為悅是不辯也其知至於無知是

知也而其約不離吾心是不博也而學者以美與辯與博求之則踈矣老子之道也以有積為不足雖聖智猶絕而棄之是無積也故至無而供萬物之求則是愈有而愈多也而學者於是不能刳心焉則不可得而至也凡物有所利有所不利者所不利則不能不害矣唯天之道無所利則無所不利無所不利則利而不害矣凡物之有為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唯聖人之道雖為而無為無為故無我無我故不爭

是天之道而已矣
聖法天雖爲也而爲出於無爲化成事就
不與物爭故能全其聖功也此章總叙作
經之旨體道而言也道淡無味故不美言
以明道故不辯道要不煩故不博聖人體
道故不積以至無供萬物之求故愈有愈
多天法道故利而不害聖法天故爲而不
爭誠欲體道德之説莫尚於利物而不爭
故以此終焉

道德一合論

未形之先道與德俱冥既形之後道與德俱顯孰爲道乎物莫不由者是已孰爲德乎道之在我者是已自其異者視之道之與德雖有兩名自其同者視之道之與德不離一致道降爲德而德未始外乎道德出於道而道未始外乎德南華經云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自其有一未形而言謂之道自其物得以生而言謂之德又曰德總乎道之所一道德合則渾而爲一離則散而爲二今言道德經○

者是也言道經德經者非也後人見上經之首取其道可道因名爲道經也下經之首取其上德不德因名爲德經也茲道德之所以分裂歟上經止言其道何以言孔德之容唯道是從是道不離於德也若下經止言其德何以言道生之德畜之是德不離於道也以經考之道德相須不可偏舉嘗試論之夫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爲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爲故在生化之後道居先故處於上德

卅七 十八

居後故處於下道德合而爲一不可分而爲二也西昇經云道德一合與道通也南華經云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以是推之道德相須而不相離也明矣

司馬温公述要

太史公曰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後人因其篇首之文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今從本名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十二